

梁宗岱选集

梁宗岱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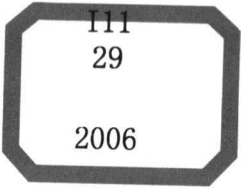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

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梁宗岱著译精华(插图本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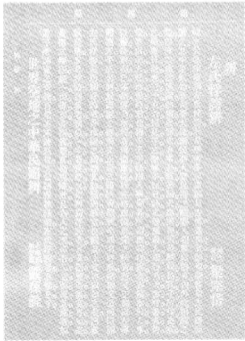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梁宗岱选集

梁宗岱 著
刘志侠 卢 岚 编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宗岱选集/梁宗岱著;刘志侠,卢岚编. 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6.12
(梁宗岱著译精华·插图本)

ISBN 7-80109-811-0

I. 梁... II. ①梁...②刘...③卢... III. 梁宗岱(1903~1983)一文集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2719号

梁宗岱选集

梁宗岱著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(100032)

电 话:(010)66509360 66509352(编辑部)

(010)66509364(发行部)

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新丰印刷厂

开 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243千字

印 张:10.875

版 次: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6.0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

梁宗岱传略

梁宗岱,祖籍广东新会县,1903年9月5日在广西百色出生。自幼爱好古典文学,十三岁就读于新会县立中学,次年考进广州培正学校中学部,曾主编该校的《培正学报》、《学生周报》等。

梁宗岱在校期间开始新诗创作,发表在地方报刊上。1921年冬,参加茅盾和郑振铎主持的“文学研究会”,作品陆续在全国性的《小说月报》刊登。1923年秋进广州岭南大学,与刘思慕、叶启芳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,并在《越华报》出版《文学旬刊》。

1924年赴欧,先在日内瓦大学修习法语,一年后转赴巴黎大学听课。在法国期间,以文会友,结识了一批作家和艺术家,得到瓦莱里和罗曼·罗兰两位大师的赏识,在《欧洲》(Europe)等刊物上发表过法文译诗。1930年完成法译《陶潜诗选》,由巴黎勒玛日出版社(Editions Lemarquet)印行,瓦莱里为该书作序。

1930年夏赴德国逗留半载,1931年经苏黎世入意大利翡冷翠大学就读。同年9月参加国际联盟附属机构“为争取和平的宗教和道德”大会,在会上发表演说,当选该会永久理事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由法国乘船回国,出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,同时在清华大学授课。1934年与女作家沉樱结婚,东渡日本,两人育有两女一子。1935年回国,接聘南开大学英语教授,同时主编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《诗特刊》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转辗到达大后方。1938年受聘为重庆

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,1941年任系主任,1944年辞去教职,回广西百色生活及从事医药研究。1945年至1950年任广西西江学院教务长。1956年到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法语。1970年院系调整,调至广州外语学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受到猛烈冲击,身心俱伤。在他生命最后数年,仍然奋力从事翻译创作。1983年11月6日,病逝于广州。

梁宗岱生逢乱世,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动荡的年代,始终不改诗人、学者之道,孜孜不倦追求真与美。除了大半生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外,文学创作成就骄人,无论年青时代才气横溢的新诗,创作高峰期独具真知灼见的诗论,以至字雕句琢的多种外语文学翻译,都带有独特的个人印记,历久如新,光芒永在。

纷纭万象中,皆见永恒美

刘志侠 卢 岚

梁宗岱的文艺创作始于中学时期,直至去世为止,前后超过六十年,但遇上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岁月,因此起伏很大。如果把他的作品按刊行时序排列,可以简略地分为五个阶段。

1925 年以前:新诗期

1928 ~ 1937 年:文艺评论及法国文学翻译期

1938 ~ 1948 年:文艺评论及英、德文学翻译期

1949 ~ 1976 年:沉默期

1977 ~ 1983 年:整理旧译期

这样划分虽属一家之见,但可以清楚看到 1928 ~ 1942 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,最重要的作品都发表在这段期间。如果不是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揭开抗日战争序幕,他被迫匆忙离开北平,经上海转往大后方,令这个高峰戛然而止,可能会留下更多作品。因为随后十年虽然身处战乱,梁宗岱仍然努力笔耕,完成一些文学评论和翻译,其中莎士比亚《十四行诗》到了今天仍被视为经典之译。

诗词创作

梁宗岱是一位诗人。他创作的诗词有两本集子，第一本《晚祷》，收入新诗20首，第二本《芦笛风》，共有50篇词和6首十四行诗。

梁宗岱的中学时代正逢新文学狂飙乍起，16岁开始写新诗，发表在广州报纸上。1921年成为“文学研究会”会员后，作品转往上海《小说月报》刊登。1924年，商务印书馆辑录了这批新诗，以其中一篇诗题《晚祷》为名出版了单行本。

当年新诗仍在起步阶段，句法、用字、格式、韵律都嫌生硬，有待探索，芸芸作品少有差强人意的，或青涩幼稚，或淡然无味。梁宗岱的作品能够引人注目，主要因为流畅动听，诗意盎然。他善于抒写年青人的怅惘情怀，营造朦胧的诗境，少见平铺直叙，致力艺术创新，使用了一些象征和暗示手法，为了“获得一种更隐微更富于弹性的音节”而“系统地摒除脚韵”^①，所得结果却无损诗歌的音乐感。

《芦笛风》写于1941~1943年，一个当年大力鼓吹新诗的人，回头选择被视为过时的诗歌体裁，难免令人惊异。其实这不过是他对诗歌艺术追求的延续：“要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”。他尝试过新诗和西洋商籁（十四行诗）的创作，“模糊地

^① 《试论直觉与表现》，下同。

意识到白话这生涩粗糙的工具和我底信条或许是不相容的”,却又舍不得“放弃我这在沉默中磨练了二十多年的武器(新诗)”。直到有一天,他写下四句白话诗:

菊花香里初相见,
一掬笑容堆满面。
当时只道不关心,
谁料如今心撩乱?

反复沉吟之际,却发现和《六一词》里的《玉楼春》很相像,尤其平仄完全一致。于是他想:“就是词又怎样呢,如果它能恰当地传达我心中的悸动与晕眩?”他开始填词,“从韵生意”,三年间写下50首,连同之前创作的6首十四行诗一起结集以《芦笛风》为名,在1943年刊行。

他的追求无疑深受法国诗人和诗论家梵乐希(Paul Valéry 1871~1945,通译瓦莱里)的影响。1929年,他在发表梵乐希《水仙辞》译诗的同时,写了一篇《保罗·梵乐希评传》,详细介绍了这位带领他进入法国文学殿堂的大师。他在文中引述了梵氏的诗论,然后写道:

诗,最高的文学,遂不能不自己铸些镣铐,做它所占有的容易的代价。这些无理的格律,这些自作孽的桎梏,就是赐给那松散的文字一种抵抗性的;对于字匠,它们替代了云石底坚固,强逼他去制胜,强逼他去解脱那过于散漫的放纵的。

梁宗岱找到的“镣铐”就是词的格律。当我们细读《芦笛风》时,可以发现作者并未受制于“镣铐”,相反地,“镣铐”成为一种创作工具。我们在其中几乎找不到古词常见的陈词滥调,没有遇到晦涩难明的典故,内容和意境和新诗一样容易理解,并且多了新诗难以觅得的音乐旋律和节奏。如果除去曲调名称,加上标题,再把诗文略加调整,把“卿、伊”等字现代化为“你、她”,添上新诗常见的“的了的了”,所得就和新诗相差无几。然而这样一来,词的正形体美以及起伏有致的音乐感便会荡然无存。

和梁宗岱同时代的一些艺术大师,像徐悲鸿、刘海粟、林风眠或者吴冠中,最初都热衷于西洋油画创作,后来却不约而同回复以国画为主要表现方式。他们在这两方面的艺术成就不仅互不矛盾,反而相辅相成。梁宗岱的情况和他们很类似,这是勇于自我超越者的选择。

文学翻译

梁宗岱是一位文学翻译家,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,因为他既从事中文写作,又精通多门外语。他的第一篇译作是泰戈尔的《隐士》,发表在1923年《东方杂志》(20卷14号)上,时年二十岁。1924年赴欧游学,在法国翻译了梵乐希的《水仙辞》(1928年)和法译《陶潜诗选》(1930年)。自此之后,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翻译,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,他的文学活动几乎完全停顿,只是继续默默修改各种旧译。已结集出版的除上述两种外,还有译诗《一

切的峰顶》(1936年)、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(1978年)和《浮士德》(1986年,遗作),译文《蒙田试笔》(1935年)、《哥德与悲多汶》(1942年)、《罗丹》(1943年及1962年)和《交错集》(1943年)。

梁宗岱在《一切的峰顶》序言里,曾经说明他的译诗原则:

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,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,就是说,他自己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,领略个中韵味的。……至于译笔,大体以直译为主。除了少数的例外,不独一行一行地译,并且一字一字地译,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——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。这译法也许太笨拙了。但是我有一种暗昧的信仰,其实可以说迷信:以为原作底字句和次序,就是说,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。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,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,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。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,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。

他选择的作品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到哥德诗剧,从蒙田散文到里尔克的罗丹传记,都属于世界名著,这种眼光不是任何译者都能具有的。

至于翻译原则,他曾说过:“至于译笔,大体以直译为主”。这并非虚应之词,我们在校注时曾查阅过一些法文原著,发现的确如此。很多人看不起直译,其实按足字面译出并且组成通顺的中文句子,至少能避免出错,有时还能完美地传达原作的神韵。直译并

非易事，梁氏是一位诗人，熟读古书，拥有用之不完的词藻，即使直译，也常有神来之笔。

举一个例子，波德莱尔《露台》(Le Balcon)最后的一段，我们借用郭宏安先生的译文(1992年)作对照，因为短短五句诗，竟有四句的处理(直译和意译)刚好相反：

*Ces serments, ces parfums, ces baisers infinis,
Renaîtront - ils d'un gouffre interdit à nos sondes,
Comme montent au ciel les soleils rajeunis
Après s'être lavés au fond des mers profondes?
- ô serments! ô parfums! ô baisers infinis!*

郭宏安先生译文：

那些盟誓、芬芳、无休止的亲吻，
可会复生于不可测知的深渊，
就像在深邃的海底沐浴干净、
重获青春的太阳又升上青天？
那些盟誓、芬芳、无休止的亲吻。

梁译：

这深盟，这温馨，这无穷的偎楼
可能从那不容测的深渊复生，
像太阳在那沉沉的海底浴后

更光明地向晴碧的天空上升：

——啊深盟！啊温馨！啊无穷的偎接！

梁译第一行三个“这”(ces)和最后一行三个“啊”(ô)按足原文翻译和重复，单这两个句子便足以证明直译的好处，把原诗的特殊的音乐感和神采忠实传达出来。第二行 *interdit à nos sondes* 字面是“不允许测量”，梁氏直译为“不容测”，微妙地令人感受到“深渊”的不友好。

在直译同时，梁氏也不吝意译，第四行“更光明地”的原文是 *rajeunis* (直译“重获青春的”)，他甚至敢于离开原文，同一行的“晴碧的”是加上去的。这些转换和添加旨在加强原诗意图营造的意境：经历黑夜的朝阳冉冉上升，发出耀眼的光明。

无论直译或意译，都是第一步，反复的推敲和雕琢才是真正功夫所在，在这方面，梁宗岱是一位完美主义者。他很多作品发表后仍一改再改，改动可能不多，有时只涉及一个字。这样字斟句酌，最后使得译文更“依傍原作”。

1937年《文学杂志》一卷二期发表了梁译莎士比亚《十四行诗》第三十三首，最后两句译文是：

我底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视，
既然天上的太阳也不免瑕疵。

编者朱光潜先生在后面加上一段“编者附注”：

末行原文为 *Suns of the world may stain when heaven's sun*

staineth。译文省前半，如将后二句译为：

我底爱却并不因此向他白眼，
人间太阳会失色，天日还常暗。

似与原文较合。

编者揪作者的后腿，实属罕见。但他们两人是文学上的挚友，一见面便争论不休，这次不过从幕后转到台前而已。杂志出版后，有人打抱不平，认为梁译道出原诗含意，而朱译连“达”仍未做到。四十年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在几个版本中，选中梁宗岱的《十四行诗》的译文，收入第十一册内。而这两句译文，梁氏已经改为：

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，
天上的太阳有瑕疵，何况人间！

工不厌精，这是翻译成功的不二之道。

文艺评论

梁宗岱是一位文艺评论家。《诗与真》(1935年)和《诗与真二集》(1936年)是最为人所知的作品，但并非梁氏唯一的文艺评

论。在这两集之后,还发表过《屈原》(1941年)、《试论直觉与表现》(1944年)和《论〈神思〉》(1962)等重要论文。他的评论主要谈文学,尤其诗歌,旁及美术(《论画》)、美学(《论崇高》),甚至学术研究(《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》)。

梁宗岱和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比起来,至少有三个不同之处。

一、他先从事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,然后才涉足评论,并非单纯地从理论到理论,在抽象的概念或定义中打转。他在《论崇高》中曾把自己和朱光潜比较:

大抵光潜是专门学者,无论哲学,文学,心理学,美学,都做了一番系统的研究;我却只是野狐禅,事事都爱涉猎,东鳞西爪,无一深造。光潜底对象是理论,是学问,因求理论底证实而研究艺术品;我底对象是创作,是艺术品,为要印证我对于创作和艺术品的理解而间或涉及理论。

他拥有丰富的文学感性认识和体验,因此研读理论时更能深刻理解其内涵。当他把心得和见解写成文字,个人的具体经历和文学史例子信手拈来,条分缕析,娓娓而谈,教人份外信服。

二、他精通法、英、德三国文字,引用的外国文学作品片断,无论诗歌或散文,都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。他曾精读和研究过哥德、梵乐希、波德莱尔等大师的作品,引用时不仅不会出现翻译谬误,而且采撷得宜,和文章配合得天衣无缝,结合成浑然一体。

三、他的诗人气质和雄辩性格,在评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和学院派字正腔圆的评论不同,他不爱卖弄名词和理论,使用人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语言和手法,文字优美,滔滔不绝,常常一泻千里,气

势非凡，令人读起来趣味盎然。

以上各点仅就形式而言，更重要是评论的内容。有人把二十世纪初引进西方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称为“盗火者”，梁宗岱是其中之一。他介绍过的外国作家，诸如梵乐希、罗曼·罗兰、哥德、韩波，都是西方文学大师。他阐述过最新的西方文学潮流，其中《象征主义》一文，篇幅不长，精辟入微，已成为经典之作。

梁宗岱的国学根底深厚，热爱中国文化，虽然很年青时候就以漂亮的姿态进入法国文坛，但他的立足点首先是，而且始终是中国的文化土壤。他在评介西方文学时，总是以对应的中国例子来比较和说明。相反地，他谈论中国文学或作家时，又常常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例子。在中西文化间来去自如，不亢不卑，令他的作品充满生命力，不怕时间侵蚀，现在读起来，仍然清新俊逸，一尘不染。

本集所选的作品跨越梁宗岱各个创作阶段，高峰期占的篇幅较多，分为诗词创作、文艺评论、译诗和译文四部分。所有文章都按照梁氏生前最后过目的版本重新校对，并补上必要的注释。

为了保持原作的本来面貌，除《浮士德》断片外，集内文章未作任何删节，但也因此被迫放弃某些重要的长篇，有心人士请参阅本系列其他单行本。

2006年3月于巴黎

出版说明

一、梁宗岱是著名的诗人、教授，创作广及诗词、中外文学翻译和文艺评论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记。由于历史原因，他的作品长期尘封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零散重印。本系列全面汇集梁氏的主要作品，以满足文学爱好者的不同需要，并为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可靠的版本。

二、本系列包括《梁宗岱选集》和五种单行本。单行本除《诗与真续编》外，全部采用旧本的书名，但通过合集或新增，大幅增加内容：

1.《梁宗岱选集》：综合文集，分为诗词、评论、译诗及译文四部分。

2.《诗与真》：文艺评论集，旧本《诗与真》与《诗与真二集》合集。

3.《诗与真续编》：文艺评论集，汇集作者生前未及结集的评论，附录诗词集《晚祷》和《芦笛风》。

4.《一切的峰顶》：译诗集，收入旧本《一切的峰顶》、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、《浮士德》（节选）和法译《陶潜诗选》。

5.《蒙田试笔》：译文集，除《蒙田试笔》外，新增附录《蒙田书房格言》。

6.《罗丹论》:译文集,包括《罗丹论》和里尔克小说《听石头的人》,新增罗丹作品图录。

三、内文根据作者生前修订的版本重新校勘重排,集外作品悉照初刊,个别引文及译文曾参考中外文原著订正。

四、每集新增校注者引言,简要评述相关作品及介绍创作背景。

五、全新编写注解,补上外文专名及通行译名。分行和标点略有变通。异体字曾作规范处理,在不影响理解的原则下,保留个别词语以呈作者的写作风格及时代面貌。